

編輯者

政論社

社址：重慶菜園壩正街廿六號
零售五分
（預定半年七角五分）
連郵全年一元四角

亞伯倫說：「任何國家，欲以武力統治全世界，余則認為非抵抗不可，因在此種之統治下，酷愛自由之人民統不能一日生存也」。羅斯福也屢次證明的以摧毁民主、自由斥責希特勒之統治。東西兩半球這兩人民主國的政治領袖，對於法西斯制之批判，可謂切中要害。

全世界近幾百年國內戰爭和對外戰爭，大部分是爲了自由。

自由爲什麼是如此重要呢？

人類之所以能勝過獸類，而爲之長，正因爲主思想之大膽。別矣達·生物學家、人體生物學家，同樣告訴我們：人體及一切生物器官，愈用愈發達，愈不用則愈退化以至消滅，法西斯的統制，是要停止人們思想之自由。全德國人非希特勒之言不能信，全意大利人非墨索里尼之言不敢信，企圖把全個人變成無知的牛馬，隨着希特勒墨索里尼的鞭子轉動，人們失了思想自由，大腦自然廢而不用，日久不用的器官，自然只有退化消滅。人類因爲能够自由思想，才由猴子變成人類；法西斯統治停止自由思想，會把人類變成猴子。這是法西斯統治發展的自然邏輯。即短時期不至變爲猴子，而失去公法上自由的人民，除了絕對服從奴隸道德外，不能蒙以任何道德的及政治的責任。

希特勒爲德國自由而撕破凡爾賽和約，我們是應該舉起雙手贊成的；然而事實上得着自由的，只是希特勒及其黨徒，其餘的德國人成了希特勒的牛馬奴隸，這又何能到全世界需要自由的人士之

我們爲什麼反對法西斯

陳獨秀

號稱民主共和國的捷克，直到國家垂亡的今天，最近改組的蘇拉維內閣，以與捷克民族合作著稱的斯拉伐克民族尙無一人參加；斯拉伐克自治政府和立法機關，斯拉伐克省以斯拉伐克語文，正式文字，今天才被容許；（斯拉伐克民族或者曾感謝希特勒！）其對待他民族可知。任·曼說：「捷克民族區內之人民，素在毫無生趣之情狀中渡其時日，直至三四年前，捷克始予彼等一線希望。」捷克民族所獨霸之政權，其對待異民族之專橫，我們不必爲之諱，希特勒高呼爲捷克境內的日耳曼民族自由而奮鬥，也未嘗不動人聽聞；然而我們要問：日耳曼人在捷克無自由，歸併到法西斯統治下的德國，自由又在那裏？如果希特勒任錫曼認爲捷克境內的日耳曼人處在十八層地獄，我們則認爲德國境內的日耳曼人是處在十九層地獄！

希特勒大聲攻擊別的國家，「自稱爲獨裁制之政府，其存在全賴屠殺冤獄者，反被譽之爲民主政體。」我們固然沒有一點理由爲這一獨裁政府辯護，我們却可以勸希特勒拿鏡子照照自己，免得只看見別人，看不見自己，也不能以別人吃西洛美作為自己抽鴉片煙的理由。希特勒誇耀自己升跨羅墨索里尼都爲「舉國人民百分之九十九所擁護之政府，其實一切獨裁政府，都會要這套把戲，獨有民主政府辦不到，這正是他的優點，因爲他不敢像獨裁政府那樣無法無天的幹。

本年三月七日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新華日報，有一段攻擊法西斯特的文章道：

「全世界優秀的藝術家科學家思想家，都

同情！」

第一卷 第廿九期 要目

我們爲什麼反對法西斯？……東獨秀
日本對華中央機關許立之經過……張百高
朝日報我此其時矣！……曹樹銘
蘇聯外交與我國國策……李 T. Morris
英美外交關係……孫煦存
國際情勢的轉變我們今後與應有的努力……夏實中

日本對華中央機關設立之經過

張百高

日本政府所計劃的所謂「對華中央機關」在去年冬月第七十二議會裏就已經提起過，但沒有具體的決定。到今年三月的近衛內閣才把這問題提出來正式討論。當時外務省方面與軍部方面的意見衝突得很厲害，廣田外相曾經提出一個「外政省」方案出來，把原由外務省的職權擴大很多，而遭遇到軍部的激烈反對，廣田的去職據說與此事有很大的關係。到宇垣一成繼任外相之後又經過許多迂迴曲折商討，到上月下旬各方意見似乎已大致接近。決定於上月二十九日下午提出五相會議作最後的解決。可是到了是日下午四點鐘將近要開會的時候，宇垣跑到近衛家裏去，忽然提出辭書，即刻就坐汽車跑到國立（地名）的別墅裏藏起來，再也不出來了。這件突如其来的事情事件據九月三十日和十月二日的東京朝日新聞所載，大致如次：（標題是「被抑制了的反對」。）

本來在九月二十九日只要把二十八日夜晚陸海外三省事務當局間已經大家都贊同了的方案，關於字句的修正上，在外務省方面只要得到宇垣外相的承認就可以了。但是在廿九日前外務省首腦部的會議上，宇垣外相聲明與其說是關於字句的修正持有異議，無寧說是在根本問題上對於對華中央機關的構成大綱表示完全反對。其反對的主要點是：

（一）該機關不宜為執行機關。
（二）若僅是限於佔領地區有關係則可以，若是關於全中國的。我自己在根本觀念上持有異見決不能相容。

那時宇垣只說：「關於這個問題一切由我自己

完就走出外務省，走去見近衛並提出辭表。出來回自己家裏即刻就「國立的別墅去了。」

（大體上這個所謂「華中」機關是在去年第七十二議會的時候，已經由有關係的方面加以研究。那時政府在議會裏也會聲明過將來準備設立這種機關。尤其是隨着「華北開發」和「華中振興」兩公司法制定之後，更加積極地討論起來了，但很不容易具體實現出來。有關係的各當局很為焦慮。本來其間因為又發生過內閣改造以及改造後關於「中國事變處理」的政府的根本方策，為五相會議所應首先解決等等耽擱了相當日也未可知。）

這樣關於對華中央機關到九月上旬才得到了陸海軍一致的方案預備拿來提出到五相會議去的。這個對華中央機關對於這次事變的處理上是如何重要，及以不久攻陷漢口之後非火速設置不可的理由和該機關的目的精神如何等在提出於五相會議的理

由中表示如次：

一、中日接壤確立東洋永遠的和平是我國（日本）不動的國策。為達成這個目的的單靠武力的強勢是不夠的，非結合一切方法與手段使中國民衆自覺中日提攜的必要及其合

律反對。

二、為此，非統合使用各級的力量在長期間中維持下去不可。但是現在相當這事的機關併有其他的權限彼此分散不能為這個目的而集中起來。尤其是這種對華事務屬於現存機關原有事務範圍外的很多，而其內容

很清楚的說了法西斯主義在民進政正派和真正的氣氛。在這些泛西斯主義橫行的國家里，所有優秀的國民都被剝削、行動、封鎖了耳目。日本的進步作家鹿地亘先生說：「在日本文化已經失掉了、民衆的呼聲已經聽不到了。『文化』在牢獄裏面」。法西斯的流氓們，要把世界拖回黑暗中古的時代，要把歷史向後轉，他們瘋狂的殺人放火、「焚燒坑儒」、顛倒是非，淆亂黑白。他們明目張膽的在進行破壞人類幸福的活劇，這是我們有目共睹的。」

這一段話真說的痛快淋漓！可是我們也要勸他們拿鏡子照照自己——凡是攻擊法西斯的人們，應該自己反省一下，有沒有和法西斯同樣的行為，不要在別人是「暴行」「橫行」「霸制」「封鎖」「顛倒是非」「淆亂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鬥爭的正當手段，說什麼「只問目的，不擇手段！」

我們之反對法西斯：不唯其名唯其實，無論他掛的是何等金字招牌，無論他為了何種目的，只要他在事實上採用和法西斯同樣的手段，我們一律反對。

全世界有良心的人們，拿出毅力來救救人類的大難吧！不要跟着法西斯「把歷史向後轉」，不

又廣泛復雜，各事務又互相關聯，所以若要使牠統一調整起來，則非要新設一個屬於單一系統的機關不可，此所以要設置「對華院」這種特立機關於內閣之內專門相當這方面的事務。

三、所以陸海軍案的構想是為實現真正舉國一致主張設置以總理大臣為總裁的對華院管掌左列各事：

A，關於樹立對華諸政策的一切事務。
B，對於中國新政綱的執行是總由外務省擔任的根本信念上。而且關於五相會議與「對華院」的關係等恐怕還抱着有疑念亦未可知。

C，關於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調查及計劃
•以及關於其實施的事務。但對於中國的純外交則除外。

D，關於在華各種公司的監督及其統制上
一切事務。

E，關於保持各種官廳對華行政之統一上
一切事務。

F，為使本機關與五相會議的連繫而緊密
密起見，附設對華政策連絡委員會。

依據經過五相會議決定了的政策而擔任其第二次的政策及必要的政策，由範圍區分為占領地和非佔領地這一點沒有異議，但將管轄有關係各官廳有關的官員充任。所以「對華院」既不減弱五相會議也不能同意。五相會議後夜間又由陸海外三省的事務當局間會商的結果。擬定：

「對華院」屬於內閣總理大臣管理，在「國事變中」掌管下列事務，但涉外事項除外。
(一) 關於在中國為處理中國事變所必要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各項事務。

(二) 關於前項政策樹立上的各項事務。
及具有學識經驗的民間人員為委員。

法制局基於以上的主旨作成了一個官制案。外務省方面也提出了一個對案，其大要是：

一，各省（部）所管對華關係事務之連結調整

二，華北、華中、兩國策會社之監督事務。
這是一個很有限制的小規模的組織，在五相會

議中雖然也會經提出審議研究過，但是外相却很慎重地研究着遲遲沒有進行本格的具體的審議。這大概是外相方面是立脚於對華政策的執行是由外務省擔任的根本信念上。而且關於五相會議與「對華院」的關係等恐怕還抱着有疑念亦未可知。

然而這樣徒然荏苒遲延時日認為不當。於是五相會議中又提出了第二次對案，其要點是「對華院」屬於總理大臣的管理，掌管中國事變中下列各事，但涉外事件除外。

一，陸海空軍在中國佔領區域內的政治經濟及
文化的各項事務。
以上是九月二十七夜在海外三省事務當局間協定成立的，在外務省方面經過宇垣外相的承認，只等提出二十九日午後四時開會的五相會議。然而宇垣外相對於這日提出辭表堅持他的對於對華機關的反對態度。這樣他之所以採取這樣出人意表的新切齒鐵的態度其動機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關於這一點莫名其妙不容易明瞭他的真相。二十九日宇垣訪問首相的時候恰好池田也到近衛在官邸會見，那時宇垣說：「我想知道五個人談一談，所以……」，因此那時池田就難堪走到書記官長房裏去，對書記官長這樣地說。

若是今天內不能決定，明天止寫限一切都交給我吧！在池田做夢也沒有想到宇垣會辭職。不一會字想出來了告訴他已經提出了辭職書。事情來得太突兀了。池田當時與其說是大吃一驚，不如說大感到了很大的震憾。所以字想辭職真是出人意外得很。因此有一部分人以為宇垣這次的處置或許是另外

過了一點不見得確當，真實的情形恐怕還是由於他自始對於設立對華機關這件事情本身抱著反對的態度，一直抑制住到今天才爆發出來。還再根據本地說起來，最近內閣裏面對他的寡氣逐漸使他感覺得不舒服，這恐怕也是使他下決心的一個原因也未可知。總而言之，閣內外的評判對於這次外語的進退都不很佩服。

又據十月二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關於所謂「對華院」要旨抄譯如下：

這次提出於四相（因字壘辭所以成了四相）會議的「對華院」要綱全文如下。要綱中和以前事務當局所擬的妥協案在字句上不同的點是：

一、對華院的存續期間限於中國事變中。

一、關於表示最成為問題的對華院的權限，其字句改為「如中國事變期中要在中國處理

」等字樣。

一、作為對華院的諮詢機關不用「對華政策委員會」改為「對華委員會」。

這就是這次方案的特徵。所謂「對華院」要綱

如：

二、本機關掌管事項如左，但「涉外事項」除外。

(一) 在中國事變期中，關於要在中國處理的政治經濟及文化上各項事務。

(二) 關於前項諸政策上的事務。

(三) 關於依據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為目的

特別法律而設立的公司業務的監督及
以在中國經營事業為目的而設立的公
司業務的統制上各項事務。

(四) 關於各官廳有關中國的行政事務的

統一保持上項事務。

三、關於前項所規定的事項為使能與各關係官

署連絡處理各種重要事務在「對華院」中設置連絡員會。

四、在各必要地點成立支局（暫定名稱）作為「對華院」的現地機關。

五、為應總裁的諮詢，及調查審議關於「對華院」的權限事務中之重要事項並對總裁作各種必要之建議設對華委員會。本委員會

中加入民間有能力有識見之人員藉以表現國民的輿論。

開議院事項

「對華院」的設置基於下記的說明：

一、設立「對華院」同時并設置各地現地機關

二、「對華院」的現地機關設置之後，即刻執行屬於其掌管事務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事務。所以軍部的特務機關及其他機關在現地機關的成立後，應將所有事務

一概移交其管理。

三、關於維持治安上現地陸海軍與對華院現地機關的關係應予特別的考慮。

四、關於「對華院」所管事務中國關係涉外事項（第三國關係事項）由「對華院」總裁與前與外國大臣協議。

五、「對華院」掌管事項中，第二項規定之「

陳老先生病初愈，即為本刊撰文。編者敬致謝忱。陳先生指示我們反對法西斯，「不唯其名唯其實」，是一針見血的至理名言，所謂「屢民主」的人們拿鏡子照照自己吧！
張百高先生常為本刊撰文，曾任武大教授多年。

曹樹銘先生留學歐洲多年，精通英法俄意四國文字。

張煦存先生現任中央軍校教官。

「救復的政治經濟思想」是鄒先生大著「五十年來中國政治經濟思想史的發展」中的一段，特請其文本發表。

本刊二十七期所載陳鍾浩先生大文，第三

段第八十二行「除羅馬尼亞」除保羅之誤。第四段第七行「軍事上處於主動」主張被之誤。第十二行「能以內爭……」能區不字誤。此更正於此。

編後話

十月十二日

政策而擬具其實行的由五具體方案為其任務。

六、關於時局收拾的根本方策，全由五相會議決定。其實施工作及事務則山外、財、陸

、海四大臣掌管之。

制日援我此其時矣！

曹樹銘

數對文明民主國家如英美法蘇的要求！這一要求，並有全世界若干真誠熱心於反侵略運動的人士，熱烈擁護！

無疑的，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武力於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來到瀋陽的最初一剎那，文明民主國家便應該實行制日援我。可是除了國聯迭次決議援華以外，在事實上真肯切實援我者並不多；至於「制日」一層，在本屆國聯集會以前，根本因一二大國之顧慮與反對，深恐因決議制日——十次讓承認

日本爲侵略國，便會捲入戰爭漩渦，不獨不肯任事實上去制日，並知日之決議亦不肯，不敢超越。

政論旬刊

張鼓峯事件對蘇聯屈膝之後，國聯竟通過實施盟約第十六條制裁日本之決議！雖是我們對於這一決議未能貫澈強制的集體的制日之主張認為不滿，但是根據決議之法理立場，我們是可以告慰的。這就是說，依照盟約第十六條之原文，因中日間已有戰爭狀態，國聯決議制日，表面上雖無「日本為侵略國」之字句，但事實上戰爭為雙方的，國聯決議制日，實已充分認定日本為侵略國，我為被侵略國！這是過去國聯所不肯為並不敢者，而今竟為之，我們不獨對國聯表無限之謝意與欽佩，同時我們更加堅定我們抗戰的信念！

話雖如此，此次國聯一紙決議，如果不能施行，與過去若干次決議同其命運的話，則我們還是不能得其利益。其結果，不祇是畫餅充餓而餓終不能充，還有更甚於者，即日寇勢必因國聯決議之失

效，更瘋狂的殘暴的加害侵略我國！我們必須知道，國聯此次決議，與過去若干次決議，同一精神。

」的階段。過去英美法蘇對於扶助日本捲入對華戰爭之顧慮，已不存在。英美法蘇如果不真的願意執行國聯的決議，損負起國際條約的神聖義務，則已；否則，制日援我，此其時矣！

行國聯的決議，損負起國際條約；否則，制日援我，此其時矣！

效，更瘋狂的殘暴的加害侵略我國！我們必須知道，國聯此次決議，與過去若干次決議，同一精神。這精神是什麼？無疑的是在於擁護集體安全的原則，在於維繫世界和平裏一環之遠東和平，在於保持人類文明於不墜！我們的山主完，與行政獨立，不獨為國際神聖條約——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所保證，而在事實上為遠東乃至世界和平之安定力。我們固不是自私自利的向國聯有所要求，而國聯決議制日援我亦絕非慈悲的，而係國聯之神聖義務！

進一步，在英美法蘇四國當中，除了蘇聯外，李維諾夫已在此次國聯會議中公開的說明帝俄參加制日一作外，美國政府在實行的羅斯福總統反蘇聯國務卿指導之下，彷彿也曾經這樣表示過——如果英國肯出負起這神聖的義務，美國自當考慮參加合作；至於剩下的英法，我們知道，法國在遠東的利益次於英國；同時，目前法國的外交正和英國打得非常緊熱，跟着英國亦步亦趨；所以問題的關鍵仍

吾人竊謂主國聯軍議制日以後，牠一面頑加堅固，更殘暴的進犯我武漢和廣州，同時牠另一面更向國際上濫用其恫嚇的言辭，無非想利用連戰連敗的迷夢來實現牠「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亞洲，征服亞洲必先征服中國」之傳統侵略政策。我們毫不否認我們第四期「戰的開始」，但已經到了非常嚴重的關頭；但是我們不獨沒有畏懼懷疑的心理，反之，更加堅定我們抗戰的信念——任何艱難，任所不堪；任何犧牲，在所不惜。正為如此，在會聯決議後兩個月之今天，我們不得不向文明民主國家如英、法蘇丹

英國是我們的老友，自從藍普森大使來到我國以後，中英邦交更形敦睦；近年以來，尤以英國羅素之來臨，對於我國幣制有極偉大的貢獻，這是我們抗戰建國的堅強基礎之一。我們對於英國政府這一援助之感謝，實屬難以形容。可是據此而外，我們對於英國，在制日援我方面，還有很大很多的期待，希望英國保持著過去迄今在國際上之威望與地位，光榮的、導起制日援我之工作；尤其是
在歐洲決議以後日寇更兇殘，使我之今天一

伸其「制日援華」之要求！現在我們要求英美法蘇制日援我，係根據國聯之決議，有充分的法律之根據。同時事實上因爲我們一年又四個月對日抗戰，日本作戰實力已經

追溯此次國聯決議制日之前夕，本年九月二十
七日英國代表會經贊成我國代表顧維鈞之建議如下

大大地消耗，單獨侵略我國已感棘手，更無餘力去敵視任何第三國的力量，更談不到敵視英美法蘇的聯合壓力。此可於日寇在張鼓峯方面向蘇聯屈膝而獲得證明。日本已到了「外強中乾」、「色厲內荏」

國情，即可依據而行。倘因事實上政局緊張，有爲難之一家，亦望隨時可以實行。」

蘇聯外交與我國國策

孫煦存

一

一國外交原則，泰半以其地理環境為依據：美因位於兩大洋之間，情況超然，致有門羅主義之產生。莫屬殖民地遍全球，利益鉅茂，免率一變以動全身。致有所謂均勢主義。法位於西歐，與英倫數十數哩多弗海峽之隔，在在無有親美之必要。同時欲利用地理環境，包圍德國，實僅保存凡爾塞利益，致力倡所謂集體安全。

為保護其國族之安全與發展，則不得不運用策略，於選用策略之際，又不得不有對象：奧地利為義大利統一之唯一對象，故加奮鬥不惜犧牲領土，博得拿破崙第三的一八五八年之秘密協定，致受助改奧，而得統一。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其對象為俄國，使帝俄勢力不克南下，英日尤其是日本強霸遠東。

中國與蘇聯兩者均地大物博，人口衆多，彼此親善，且同為遠東之民主國；蘇聯的外交政策，就梅拉美德於「蘇俄的外交政策」中所云：「基於兩個主要的原則：（一）民族自決，（二）和平」；史太林曾一再明切宣誓：「不需寸土，不讓寸土，予打擊者以打擊。」此種和平政策，與吾人之「共存共榮」、「自力更生」，以及「和平未到最後關頭，絕不放棄和平」，等々又有何別？中蘇兩國均係對外求和平，對內謀建設，其外交原則，幾盡一致。

談到對象，我們可以從反面看：中蘇是誰之對象。日本此次對中國大肆侵略，其所費人力物力，破日本有史以來之紀錄，殘暴妄為，無所不用其極。

二

關係一國外交，除原則對象之外，尚有國際局勢。蘇俄革命以後，各國對之不特消極的不承認，且積極設法包围，促成孤立；慕尼黑會議之前，因為蘇聯對國際因而國會對蘇聯的目標同有改變，蘇聯逐漸出孤立。活動於國際，尤其是加入國聯及法捷羅陶等國訂立互助或不侵犯條約，以及一九三三年倫敦經濟會議之便，與波蘭阿富汗等國訂立侵

• 但所謂蘇「滿」邊界問題，雖一緊一弛，要皆無心兵戎，暗存和緩，張鼓峯事件發生後，日政府亟暗示擴界採取和緩態度。此種和緩，吾人嘗稱之曰「迴光返照」，係其施行個別擊破奸計之反映；乃日人所謂大陸政策，有南進北進兩途。現時北侵，雖不若南進之積極，可是以地形而言，彼等不夢想大陸政策則已，一夢想，則非北侵不可，不然，其所謂大陸政策，不特不能完成，且其南進，即或得遂所期，亦無法保其安全，因蘇聯自烏蘇里加爾阿穆爾在海濱三省包占滿洲之優勢，尤其是在蘇聯西伯利亞雙軌與遠東交通網完成之後，因之日本人士尤其是軍界，多主對蘇自戰。彼等認滿洲為蘇伊士，巴拿馬，由此可進犯外蒙古，西伯利亞及貝加爾區；如此，中蘇兩民族既同係日本侵略之對象，祇因地位關係，致先後有別，所以為保護中蘇兩民族之安全與發展的外交對象，不消說，當然是圖謀消滅此等民族之日本。

關係一國外交，除原則對象之外，尚有國際局勢。蘇俄革命以後，各國對之不特消極的不承認，且積極設法包围，促成孤立；慕尼黑會議之前，因為蘇聯對國際因而國會對蘇聯的目標同有改變，蘇聯逐漸出孤立。活動於國際，尤其是加入國聯及法捷羅陶等國訂立互助或不侵犯條約，以及一九三三年倫敦經濟會議之便，與波蘭阿富汗等國訂立侵

略國定義條約之後，轟轟烈烈，確似所謂集體安全的柱石。可是，這都是外表的，至蘇聯與列強內在的矛盾，迄今仍未完全消除。塞爾斯在他的「美國蘇聯在遠東的關係」中說：「誰首先實行國聯制日夢，我們再大聲急呼的宣這一回！」英美法

外交史」中，謂於美國承認蘇聯，謂係意在牽制日本，而於兩國之經濟制度，實多不合；證明是表示美蘇間，從經濟而言，仍多隔閡。至於歐洲各國，對蘇聯態度亦多類似，英國的資本主義與蘇聯的社會主義，以利害關係，兩者矛盾之處頗多，蘇聯之欣欣向榮，英國實戚戚不安，英國固不願日本獨霸遠東，但亦不願蘇聯之漫無牽制，九一八事變後，西門選東政策之重心，實即側重於斯。日德訪共協定成立之後，德國對蘇聯之態度，益趨顯明與積極，於併奧成功企圖侵捷之初，以英法對之表示不滿，希特勒（一）受張伯倫「設立歐洲政治主腦部，由英法德義四國主持之」的和平計劃之影響，（二）存意孤蘇，會主召開英法德義四強會議，調整種切，彼時以時間尚早，未克如願；今者，該會議果然實現，且同認分割捷克，法國雖與蘇聯訂有盟約，步調亦曾多所和協，可是直接間接受英德義諸國之影響，亦不得不與蘇聯漸形鬆手，於西亂不干涉委員會中之有首無尾，固屬明證，即此次四強會議，竟同意置蘇聯於度外，近更有廢止法蘇互助協定之傳說，如此，蘇聯現時所處之國際地位，艱難困苦，實在意中。

此，國際間現時所進行之抗蘇運動，焉有成功之理？反之，蘇聯對中國若仍袖手旁觀，或援助而實無濟於事，希望愈大，失望愈深，一般愛好和平人士，對蘇聯之失望，將非筆墨所可形容，此種對蘇聯因失望而走之惡棄心理，將置蘇聯於不齒之地；果爾，縱無國際間之孤蘇運動，蘇聯之欲不孤立，又烏可得？

三

蘇聯外交勢非走援華之路不可，就事實，蘇聯亦對我援助不少，但此種援助，一則固未能滿足目前至急之艱之要求，二則與其他一切相似，在在側重於本身之利害，惟其基於利害，故每多權衡重輕，以定行動之取捨與急緩。

九一八事變後，一般所謂「即戰論」者，以為中國一動，國際尤其是蘇聯，必將有益我之舉動；不意，事有出人意料之外，蘇聯不特不動，且曾一再向日提議成立互不侵犯條約；其後於一九三三年五月，李維洛夫竟正式提議出賣中東路，幾經交涉，雖吾國上下同聲抗議，卒於一九三五年三月以極賤價格，買賣成功，而和緩日蘇間之緊張空氣。

至此次張鼓峯事件，其始也，來勢汹汹，李維洛夫曾堅決拒絕日方撤兵要求，莫斯科且舉行盛大遊行，表示蘇聯人民準備英勇作戰，考薩萊夫於中蔭「蘇聯全體人民業已準備應付一切非常事變」之後，繼及蘇「滿」邊界糾紛時，復謂：「若干國家認識錯誤，視蘇聯如北滿，以為一經恫嚇，即能逼退一部份，藉以間接援助中國，蓋漢口方面天時

部份軍隊，不和行軍，日本利在盡戰，今若撤退一
於遷點，於事前吾人會說：「莫斯科既提出珲春條約，更未承認日本兼併東北，蘇聯並未本認爲滿
約及其附屬的中國爲對象，如此，就該根本拒絕與日，
滿」任何一方或雙方談判，蘇聯之態度究如何，吾
人可以此爲試金石也！」試驗的結果，出一般或未出
權所屬的一般人的意料之外，日蘇妥協，緊張空氣消除，不特未能如蘇聯同盟國的各觀察家所云：「迫令日本
將進攻武漢之軍隊撤退一部份，藉以間接援助中國
滿」對東北既均非主權者，欲清理邊界，則當以主
權所屬的中國爲對象，如此，就該根本拒絕與日，
滿」任何一方或雙方談判，蘇聯之態度究如何，吾
人可以此爲試金石也！」試驗的結果，出一般或未出
滿」不會調動長江一帶的兵力，不會調動華北的兵力，調到東南的。這樣，蘇聯對日妥協，使日人得調兵南侵，實無異助桀爲虐，「間接援助暴日。」

英美外交關係

W T Morgan著

毛根為美國印安那州白魯明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本文載於「當代雜誌」七月號，對於近代美英外交關係分析詳。際此世界多事之秋，英美的合作是個國際和平決定的力量。

但他以為英美關係的好轉，全繫於英國的態度。

英國人以為一切美國人的祖先都發源於不列顛，其實美國的種族是最復雜不過的。戰以前，英國是個全世界被壓迫階級，冒險家、窮人，和罪犯的收容所。自從東歐人種大量流入這個近代的經濟聖地以來，英國血統在美國是相對地減低了。在世界大戰期間，我們就開始更加互相瞭解起來，美國正日趨於以世界為懷，雖然她之不加入國聯，引起了人們大大的失望。在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召開時，英美兩國原是很合作的。迨至一九二三年，美國人深信她不加入國聯是一件聰明之舉。那一年和後來法國要想擴大集體安全基礎的努力失敗時，大半還是因為英國故自高傲所致。一九二五年羅加諾公約的締結，英國政治家質疑者甚少，三年以後

白里安凱洛格公約由於英美的推心置腹才能產生。而裁軍運動却因英國的反對以致甚少進步。倫敦達爾候爵力持保留空軍轟炸為對付印度土著的一個武器。從那時起，美國人覺得日漸難於瞭解英國的外交，自一九三二年以來，他們完全榜徨歧途，莫知所措。現在我們且來解釋美國大部份對於英國政策的看法。

自從國聯把日本堵上一個東三省侵略者的火印以後，美國國務卿史汀生就邀請英美聯合不承認那些違反凱洛格非戰公約所攫取的領土。她拒絕了，這樣一來有些報紙以為英日兩國對華成立了一個紳士協定。李頓爵士在兩年後以說：「我們的政府之

不克聲援史汀生，可算是最為遺憾的失敗」。法國因為不能藉締結東歐羅加諾條約來強她的地位，就於兩年以後與英意締結斯德拉薩公約，以便對抗德國。但在數星期之內，英國做了一件驚動外交界的舉動——與希特勒簽訂海軍協定。因為斯德拉薩公約在條文上規定只限於歐洲，所以墨索里尼便聲稱他在非洲有自由行動的權利，正像日本在亞洲所享受的一樣。當英國反對她的阿比西尼亞戰爭，尤其推進派艦隊到地中海並請國聯實施經濟制裁以後，他自然大為吃驚，我們相信英國雖然觸動她的軍艦，並向國聯呼籲，但一方卻迫使國聯同志會勿實行經濟制裁。該會在六月間發表了和平投票的結果，大部份人贊成藉國聯來實行集體安全制。他們顯然利用戰爭的恐怖來獲取政權。果然政府黨

以集體安全為競選的口號，得到了決定的票數，但在數星期以內，却又在蘇聯、印度計劃中出賣了國聯和阿比西尼亞。

近代史上英國在的威信，從來沒有低落得像這樣利害的。雷諾雖然謝絕史汀生的建議，但他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以外相資格所發表的談話，却說國聯可作英國政策的樞石，以此美國政治家對集體安全又感到新的興趣。雷諾雖然暫時失去了閣席，但英國仍臣服於大經濟制裁，同時鮑爾溫還出賣了阿比西尼亞，一方面却在一九三五年說美國說因為美國的態度，這種制裁是辦不通的，然而鮑爾溫期待着「與羅斯福總統作友好的合作」。

當希特勒重佔萊茵蘭時，法國要求英國履行她

·當然，英國政治家想把美國拉入她並不有份的議場中，這既不是初次，也不是末次。

早至一九二一年，巴爾福的一篇宣言，就會把美國陷入最困難的地位。他說英國只有在據自己的債務能有解救時才可修改她對債務國的要求。美國

在參戰時原是一個大債權國，因此有些英國刊物上

便稱沙姆大叔為歐洛克大叔（按歐洛克為沙翁名劇

「威尼斯商人」中之重利盤剝的猶太人）。一九三

一年當德奧兩國又遇破滅時，胡佛總統提出償付戰

債一年。國會加以批准，特別聲明不能取消或減少

。但是後來在洛桑開會的歐洲列強，却把德國賠款

從三百二十萬萬馬克減至三十萬萬馬克，要求美國

准作比例的減低。美國既未參加洛桑會議，這個決

議案當然不能加以接受。英國大使所謂胡佛已批准的聲音是完全不確的。即使我們的總統未會明文

否認這補契約英國也完全明白總統不能蒙蔽國會！

尤其是一個自己提出這個主張的國會。進一步，

是年秋季，英國用放棄金本位和自由貿易的手段，打消了胡佛·杜威主張。

美國想把責任推到美國身上的企圖，又見於一

九三三年世界經濟會議上。沒有一國會譴責表示觀

為穩定經濟而犧牲，只有蘇聯宣稱她有二千萬噸的

貨物求售。誰願意給予長期信用即可貿易與誰。羅

斯福對於出席各國，也願加以盡力相助，雖然沒有

一個國家願意接受他的建議。翌年，鮑爾溫擊敗

洲外交的一切廢話，「全由美國國會拒絕贊助威爾遜總統擔保法國安全的努力所致。」鮑爾溫一方面

出賣了阿比西尼亞，一方面却在一九三五年說美國

說因為美國的態度，這種制裁是辦不通的。然而鮑

爾溫期待着「與羅斯福總統作友好的合作」。

在羅加諾協定之下所負的義務。但她却撇開了責任，力懶與德和解爲上策。英國那種行爲，使人猜疑英德海軍協定中容或含有祕密條款，英國報界的反響，披露出了高級官場強烈的親德感情，海軍界亦然。

思慮周到的美國人，永、明瞭英國對西班牙的不干涉政策，她不但自己破壞國際法，剝奪西班牙合法政府的軍需購買權，并且姑蘇德意公開破壞不干涉，這種政策使沙姆大叔不得不責問她不守信，美國人早斷定英國在西班牙事件上，不與她在阿比西尼亞事件上一樣擺出偽君子的架子——「與法西斯主義以方便和鼓勵。」他們又力言英政府的懷有法西斯心理，實爲不克阻止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大膽妄爲的唯一原因。他們說，英國的死硬派深恐

獨裁者一倒，共產主義會統治全歐。美國人對於英國的政策，深感不滿，因爲她一方面假裝成身體安全，一方面却偷偷地援助法西斯主義。

有些報紙批評說，英國視日本爲遠東防共的前哨，在法西斯三國同盟未宣布以前，她對日本的活動，甚少關懷。但是英國一旦挑戰戰爭將爆發，她又來找沙姆大叔，艾登還說他每天與華盛頓的消息，英國的專家和日人一樣自然無知於中國民族主義最近的發展。直到她有二千萬鎊投資的上海發生戰爭時才大驚起來，但是只有羅斯福總統在一九三七年十月芝加哥演說中，表示了他的憤怒之後，張伯倫才立刻有所聲明。他說：

「三天以前，全世界均注意力，被大西洋彼岸的呼聲所擋住……他說出了本國和我國的信心，對於他籲請各國爲謀取和平而須一致努力的要求，我國政府藉願誠心與之合作。」

美懷人很記得他一方面在說這種話，一方面却正在與希特勒成立諒解，他的諾言其價值等於美國民主黨政客競選時的諾言一樣。威爾斯爵士在親德派的「觀察報」上批評羅斯福的演辭說：

「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美國一向採取孤立政策，現在她開始改變了。但是我們如果以爲羅氏的演說，含不準備把美國的遠東政策與英法或其他各國政策採取一致步驟的意旨，那就完全錯了。」

羅錫安爵士也警告他的族人不要希望「美國政策來保證不列顛帝國的安全。」一個月以後，首相在基爾特廳說：

「我們深信兩國如能成立更接近的諒解和更一致的目的，可以有助於總統簽訂者及我人主導者必多。」

他又說英美商約可以「造福世界。並有利於我們兩國的商業。」艾登歡迎羅斯福的聲明但主張

英國顧在遠東與美國取一致的步驟，但也就以此爲止。英國顯然想在後面領導反對日本，道斯檢舉日本的決議案，在九國公約簽字國，北京會議中立刻受到牴觸，結果毫無所得而散。

希特勒併吞奧國時英國的保守中立，更使美國

相信她對保護小國的權利，並無很大的興趣。從哈里法克斯之報聘德國看來，希特勒的裏的美鷹，實在含有一種新形式，使有些批評家相信張伯倫政府事前和事後都是一個共謀犯，肯特布萊大主教對於奧國被奪的態度，最足使美國輿論界爲之氣絕。

他說：

「德奧聯合是不可避免的。我以爲這種聯合，顯然得到奧國大部份人民的贊助，如果這種聯合，擴早就要發生的，則能於不流血的狀況之下發生。」

當然還是可以感謝的。請記着奧國的羅馬天主教會也完全接受這種聯合。」

在許多人看來，英國之承認奧地利，德國的一部份，未免操之過切了。

熱心的親德派，覺得難於解釋英國爲什麼會容忍捷克獨立受到威脅，如果勉強解釋起來，唯有湧源於哈里法克斯之承認捷克的清白，就好像他承認奧國的清白一樣。以此類推，亞伯倫之不顧弱小民族的權利，讓西班牙政府軍受德意扶和機槍的屠殺，目的無非爲了想和墨索里尼訂結條約，這個條約大大增加美國與德的懷疑。美國人現在恐怕捷克會屈服，法國會不得不接受意大利的條件，甚至被迫訂結一個新羅加諾公約，使希特勒能自由伸乎於東歐，張伯倫在護他的政策說：

「歐洲的和平全賴德、意、法、英四國的態度。如果我們能够在四國解決他們的困難，則我們就可保全二十五年的和平。」

新英法軍事上體的條文，只由兩國與兩民主國之間的公約轉不另一個步驟，雖然英國的「政變」稍延了英德之心的完成。

英國在開始摺磨考慮英美商約的時候，必須明瞭這種深切不信任之空氣。這種條約如果根據廣泛的，自由主義的原則，則於安定經濟，必有很大的貢獻，不幸美國政府想採取自由主義的商業政策，在一個以帝國第一爲傳統的首相之下的英國，却對帝國以外各國的貿易，高舉起壁壘。在熟悉美國課稅史的人看來，赫也是個神祕的人物。但是當他商訂了十七個多面協定的時候——與法西國家一個也沒有訂結——英國却締結了二十三個片面協定或擴

嚴復的政治經濟思想

鄭學稼

他「密約」。凡是贊成我們的商業政策者，還自由主義化的英國人，頗多懷疑英美外交家是否能成就任何建設工作。在華盛頓，他們必須與特別有勢力的。

經濟影響相當大，但是英國却早已放棄了苦鬥的興趣了。

因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學，是一種外來的學問，所以，我們對於本國之近五十年來政治經濟學史發展的研究，要由吾鄉之嚴復先生始。

在今日嚴又陵（1853—1921）的名字，已被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忘却了，就是他的傑譯「原富」，也被日本的「國富論」遮蓋了。年輕的人，知道譯「國富論」的郭大力和王亞南，或許不知道嚴復。經濟學的學生，更知道李權時、唐慶增和馬寅初，也不知誰是嚴侯官。如果執留學博士碩士的經濟學研究者，向他們嚴復的經濟思想怎樣，恐怕也很少懂得吧！

自然，這不是說精讀過馬先爾、凱塞爾或馬克恩們的著作，都不及了解那嚴復的思想。嚴復的經濟思想，的確比現今的學者，要幼稚許多。然而在近五十年來中國經濟思想發展史中，把他抹殺，似乎過火些！

我們對於嚴復經濟思想的探討，要自己置身在二十餘年前。他的思想，是充塞着「原富」的「案」語之中。

「原富」譯文的時間，依「譯事例言」，是在於清光緒二十七年（即一九〇一）八月（距第一次大革命十年）。他的譯筆，在白話文流行的今日，或許較為難讀，但是牠的特點，由譯者毫無自誇地說出：「是譯與天演論不同。下筆之頃，雖於全篇文理，不能不融會貫通爲之，然於辭義之間，無所顧顧附益。猶於首尾十一釋注之後，原書旁論四百年以來銀市騰跌，文多繁贅，而無關宏旨，則

概割要譯記之；其他如部丁第三、首段之末，專言

荷東版免（即銀行一様），以與今制不同，而所言名詞的譯者，的確不應過分苛求！」

（註）見商務印書館版嚴記名著叢刊第二種原富「譯事例言」第七頁。

問題不在於譯文的本身，而在當譯亞丹斯密原品，而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富之日，各派的經濟學，已經雜然前陳，何以不譯？」譯老舊的古典學派的經典。據嚴氏自述，是如此：「計學（即經濟學一様）以近代爲精微，乃不佞獨有取於是書，而以爲先事者，蓋溫政知哲之葉萬士（Jevons）、馬先爾（A. Marshall）等的作

不會一朝忘却。此後一直至譯原富止（時嚴氏年四十有九），老大的中國，不特「增康和猶未雪」，而且一層一層地疊加起來（註一），稱有良心和血氣的人，都會想到「維新」，戊戌（一八九八）的政變，不過是「圖窮」所見的「匕首」而已。在這時候，每個人——甚至獨夫——的腦中，都是充滿「富國強兵」的思想。

（註）當嚴氏六歲時（一八五八）有英法聯軍入北京所訂的天津條約；八歲時（一八六〇）有中英之北京條約；二十七歲時（一八七九）有日本吞併琉球；三十三歲（一八八五）時有法吞安南，英佔緬甸；四十三歲（一八九五）時有馬關條約。

欲強兵，須富國。國富而後兵強，這是我們幼時所讀的「策論」，因此，吳汝綸（1846—1903）在原富的序中，急起直下地說：「蓋國無時而不需財，而危敗之後爲尤急。國之庶政，非財不立，國不可一日而無政，則財不可一日而不周所用。故曰：國無時而不需財；及至危敗，財必大耗，欲振厲圖存，雖財已耗，愈不能不用，故曰危敗之後尤急」。但是，在方開始受外國資本主義改造的時期，如何可以增加其所需之「財」呢？

這裏，呈在嚴復眼中是十分明白的：所謂圖強，所謂變法、所謂維新，所謂危敗之後需財尤急，都不外是把落後的國家，迅速地趕上資本主義的途徑。一個落後國家，要趕上前去，李士特（W. List）（註）已爲他們開了一個方劑，即先經過一個「自由貿易」的道路，利用先進國的技術，促進自己的工業化，而後再採取「保護關稅」的手段，使工業與先進國齊驕，到達這一階段之時，再採用「自

由貿易」。那時候的大清帝國，要不絕其皇統，要不壞其宗廟，只有這一條路可走。

（註）李士特生於清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死於道光二十六年（一八四六），其名著國家經濟學（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Ökonomie）發表於一八四一年，即清道光二十一年，距嚴氏生前十有二載。

在當時，最能够發揮自由貿易學說的經濟學派，只有古典學派的創造者亞丹斯密，所以，嚴復既記他的原富，又於全書之中加以讚美云云。

「爭進出差之正員，斯保商之政，優內抑外之術，如雲而起，大保商之力。昔有過於英國者乎？有外輸之獎，有掣還之稅（即進口貨重行出口時，所退還之進口稅——稼），有海運之條例，（The Navigation Laws）凡此皆爲抵制而設也。而卒之英不以是而加富，且延緩而失美洲。自斯密論出，乃商賈亦知此類之政，名曰保之，實則困之。雖有一時一家之獲，而一國長久之利，所失滋多，於是忿然反之，而主客交利。今夫理之誠妄，不可以口舌爭也。」

其言乎事實，歌自尼奈端之言大遠，其說所不可復搖者，以可坐致數千萬年過去未來之難度，而無妙忽之差也。斯密計學之例，所以無可致疑者，亦與以冥同則利，與之舛駁則害故耳。（註一）

「……泊斯密氏嘗出，英人首弛海禁，號曰無通商（No Trade）（亦名自由商法），而國中諸享權壟斷之爲、不期自廢，蕩然維新，平均爲競。此雖其智有足稱，然亦以英貨之屬於他國者多，故樂用也。自此以還，民爲各

〔編者註〕會力言英國報紙不把美國政情的材料充分給讀者的失敗，以及他們所下正確的結論——「這都是他在致編者的信中所說的。有一封信還主張英國外交最激烈的「新政治家及民族」也對美國在國際事務上的地位大加讚美，史蒂芬斯於最近游美國後，會說「艾登事件」最惡劣的影響之一便是失却了外國對我們的信任和好感。他追請他的政府站在民主主義一方，并準備爲之而奮鬥，也是獲取這是最不列顛帝國各分子之唯一信仰。也是獲取國美聲，我們的唯一信仰。」

〔紐約時報〕柏林記者也說「振伯倫當時消除了三大武裝完備的民主國家共同戰線的危險」。這一切情形，湖佛於歐游歸來時，一定都記在心裏。他一方面以爲共產主義失却人們的信仰，法西斯主義威脅今日的自由，一方面却謂他的國人避免與法西斯國家作戰，可是他自己的主觀態度是典型的美國人的態度——反法西而主孤立。他爲了訂結英法海軍同盟而大遭非難，但他自己卻竭力否認。

〔編者註〕當歐洲各民主國家負起他們的責任時，美國的輿論雖然對英表示不滿，但也有一部份者之所以失望，完全因爲英國不敢放胆行事。麥金萊最近會說：「當歐洲各民主國家負起他們的責任時，美國將產生偉大的實際結果。」

〔編者註〕當歐洲各民主國家負起他們的責任時，我們會得再參加的機會是很大的。「讀者雜誌」下斷語說：「美國在公海上聯合作保衛自由制度的可能性，在今日較一九二〇年以前要大得多。」這一名在三月三日赫爾濱辭中會有所暗示。他幾乎允許在某種環境之下援助英法兩國。但是沙姆大叔不敢同情張伯倫偏護獨裁者的態度，也不敢贊成英國外交家雙重論調的上。一方面化強硬政治，今日他必須在美國人之希望和倡議的主張。最後，英國應該表示更大的興趣于英美商約的進一步與她的合作，因爲英法美三國，以覽，美國考慮進一步與她的合作，其勢顯然非不

任自然，地產大出，百倍於前，國用日侈富矣。百姓樂成，乃益歎斯密氏所持之論爲至當而不可易云。（註二）

（註）見記事例言

(註一見記事例言)三至四頁

而他人無此，則二國之貨，同鑄入市，正如官私二盟，並行民間，其勢非本國之菜梯地無餘不止。是故壟斷之業，可行於自封之時，必不存於互通之事，斯正然也。（註）

物之實價 (Real price or price in labor)。• 諸
（即今之價質）之輕重。• 視功力之難易多少為差。
其言雖近理，然智者千慮之一失也。舊物無定值。
而純視供求一者相背之間。• 供少求多。難得則貴。
求多供少。易得則廉。• 互其往來。不外此意。•

(註二)原文一四二頁。

這個「自由」哲學，放在鐵氏腦中，不特非難獨佔，而且此後對於價值論，分配論等之研究，均

賈故家而更置，並在郡會之中，雖萬金力爭買，此其易有，不必功力少也。一廢之地，處僻邑邊鄉，供多求少，易有財賄。方其難得，不必以力爭、力

(用自由貿易的方法，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後再經恢復關稅，而復返於自由貿易），但是，他
受亞丹斯密氏的影響甚深，他在全書案語中，非常
努力地發揮「自由」的個人主義的哲理。他論自由
與「專權」（獨佔）云：「蓋當格物之學，如夜方
且，斯密氏以所得於水學者通之理財，知物所趨經
、猶水趨平，道在任其自己而已。顧任物為競，則
如縱案流以歸大塊，非得其平不止，而專權之事。

價值論是政治經濟學的軸柱，在嚴又陵先生的思想中，把他簡化起來與價格論相混。現今國內研究政治經濟學的人，也有不少人，由價值論走到價格論，價值論在這些百家的學者中，有許多魔術的性質，有無數形而上學的色彩。很容易把他們弄得昏亂，結果他們便走到瑞典人凱塞爾的懷裏。在他看來，是從山窮水盡之中，遇着路轉峯迴，殊不

豈有功力之異耶？一樹之果，向陽者以甘大，而得
善價，背日者以小酢如人棄之，此又豈有功力之異
耶？故值者直也，兩相當之名而對待之數也。以功
力言，則物物所獨具，而無隨時高下之殊矣。此所
以後之計學家，皆不由斯等氏物有異體之說也。」

如水方在山，立之隄障，暫而得止，即以爲平，去
遠矣。考子書，毫者郭也，確者獨木之梁，故
利獨享者，謂之毫權。而孟子則憚之壘斷，大抵皆
詛抑不通義也。又斯密氏謂毫權之事，能使求貨者
出最貴不可復加之價，而自由相競，則物價最廉」

凱萊爾排斥價值而專言價格，價格決定於供求的關係，他究竟是二十世紀的人，走了一個鴻兒，用「稀少原理」來說明，事實上和以供求規律解釋「案」語中，拼命用供求規律說明一切。可惜今日知阿拉的老鄉，早為他們說過了。

這個指摘士官階級的分量很強調的主張，有些地方到現在還可以一字不改的來應用，但是如果以之批判哲學長勞動價值論，那就不堪一試了。

至於用供求關係，說明分配論，又分述如下：

論工資時云：「案庸（即乃「役之價」或工資）不隨糧食爲貴賤，此乃要例。不僅在英爲然，主義

(註) 同上六十二頁。接着他補充，如郵政等事業，由國家獨佔者反可「郵費大廉」。以「自由貿易」為前提，他排斥私人的獨佔，因為獨佔事業「皆於本業有大利，而於通國有大損、若論其全效，則貨棄於地者亦已多矣」。而且，獨佔的成功，與國家的權力亦有關係由之，嚴氏結

主張價格論的人們，沒有讀過嚴復的「原書」，否則一定會提及他的先師。如果在今日還去拉攏瑞典人爲自己的證符，不如打着「提倡國貨」的招牌，師事嚴氏官吧！

商者（即保護經營者）參觀之，以其不知月的性質，全由供求相對之所為耳。每聞人言中國工廠，由於食錢，其受病於主護商法正相同」（註一）。不特工資與物價無關，在嚴氏思想中，與斯密的見解，幾無由分別，故云：「五證之中（註二），所及公例，皆精要者，如：府卒不以費為差；庸不論錢，實為費錢；地異而殊，而課食不必異價，民亦不

論著。
「且其事必絕外交而後可，使其國已弱，力不足以禁絕外交，而他人叩關求通，當爲互市之事，則貨之本。賤者，吾既以法使之成皆矣，

雖由要恢復自己的理論，而且在「社會主義」上，有真值與市價異」中，批判斯密的勞動價值論，他的批判，確比後日馬寅初的企圖，要高明些。他說：「案斯密氏，一產物之功力（即今之勞動），爲

必從一初遷，庸之高下，常與糧食之價相反；庸本不可以法強齊云云，皆成計學中諱言矣」（註三）總之嚴復的工資論，可用莊密之言：「庸者，力役

國際情勢之轉變與我們今後應有的努力

夏貫中

自慕尼黑四強會議以後，國際情勢是正在一天一天的逆轉，很顯然的最帶事變在我們眼前：（一）捷克的割裂。在慕尼黑會議時，蘇台區已決定無條件割讓德國，接着特申區也無條件割讓波蘭，而

在西歐各民治國與德國之間，維持均勢。……並有政界某人主張與德國相接近，俾在若干時期之內，移轉德國威脅，並利用時機，在經濟軍事上充

實力量」。可見蘇聯的外交政策也有改弦更轍的趨勢了。（三）英美德意的擴軍。十月廿六日紐約哈瓦斯電：「美將製造戰鬥機七千架，并充實海防，

被人欺凌反向欺凌者講親善，這是天下最滑稽最慘痛的事。（二）法蘇外交的新動向。法揆達拉第最近在急進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說明法國外交的動向，略謂：「慕尼黑協定所建樹之和平，已將歐戰

再起，俾美國不致在外國槍刺威脅之下，接受何決意將過去種種謬誤，一筆勾銷，簡為新時代所謂『解開係』。法外長羅萊前天亦在急進社會黨大會發

言：「吾人深信關係各國所行政策，倘能僅以保障本國利益為限，則法國定能與德義兩國樹立諒和。」（註二）同上六五七頁。

（二）法蘇外交的新動向。法揆達拉第最近在急進社會黨全國代表大會，說明法國外交的動向，略謂：「慕尼黑協定所建樹之和平，已將歐戰再起，俾美國不致在外國槍刺威脅之下，接受何決意將過去種種謬誤，一筆勾銷，簡為新時代所謂『解開係』。法外長羅萊前天亦在急進社會黨大會發

言：「吾人深信關係各國所行政策，倘能僅以保障本國利益為限，則法國定能與德義兩國樹立諒和。」（註二）同上六五七頁。

由上面看來，國際情勢，正是加緊的逆轉，只

表一篇重要的演說，其中大意，一方面表示「法國外交政策，仍以英法合作為基礎」，「法國亟欲與羅馬尼亞、波蘭、南斯拉夫、比利時，尤其是蘇聯保存舊日睦誼」；一方面又說「法國和平政策未能以盟約為根據」，「法國亟欲與德切實合作，并與義國增進傳統的睦誼」。由達拉第氏的會論中。法國外交的右傾，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至於蘇聯呢

，據十月三十日莫斯科哈瓦斯電：「各界人士對於無力則聽友亦仇；有力則與國環集，無力則遭人唾棄，英法不援助捷克，反邀同意人利幫助希氏宰割，蘇聯：法外交向以集體安全為基幹，以和平陣線

是，時時圖此，即至今日，其言猶未絕於耳也。不知我者，知其於己之無有利也。謂其必愛我而後利我不可。何者？自斯密氏比翼飄行，民智日開，深計其事固自智生也」。（註二）

（一）他反對議院制云：「今日中國當變法也，徒見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孰欲國家之成立，而反對議院制。因為「國有議院，而院紳必能之，而後企舉，如是則小民失主導之權，而遇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四頁）

（二）他反對議院制云：「今日中國當變法也，徒見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孰欲國家之成立，而反對議院制。因為「國有議院，而院紳必能之，而後企舉，如是則小民失主導之權，而遇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四頁）

（三）他反對議院制云：「今日中國當變法也，徒見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孰欲國家之成立，而反對議院制。因為「國有議院，而院紳必能之，而後企舉，如是則小民失主導之權，而遇或受抑，必然之數也」。（四頁）

爲武器，現在忽有興德意接近之趨勢。英美德意口頭上維持世界和平，而事實上大家仍然是暗地裏積極擴張，這不是「力」的問題是甚麼呢？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有云：「茲此空前之困難，惟存依靠自力，艱苦奮鬥，以自拔於危亡，決不稍存僥倖之心，以成倚賴之習。」捷克不能「依靠自力，艱苦奮鬥，以自拔於危亡」，捷克所以被犧牲，自無足怪。然捷克已矣，吾人若想不使我中華民國淪爲捷克第二，在此國際情勢逆轉，暴日加紧侵略的時候，就要全國上下，大澈大悟，依照下列各點趕緊在「力」的方面，切切實實下一番工夫。

(一) 力的培養 我國本爲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的國家，人力物力，世所罕匹。惟因科學不發達，有豐富力而不能利用；人民缺乏組訓，有強大的人力而不能發揮效能。故物產雖多，而貨棄於地；人口衆多，而卒見等於人。據專家調查，中國各省區可耕地的面積，佔全國面積的百分之二十七，而現在已經耕種的，不過百分之十三——祇佔可耕地全體面積的百分之四十八。我們有一百七十萬方公里的牧草地，然而我們現在所利用的不過佔可牧畜地的百分之六十四。我們有四百五十萬方公里的宜林地，然而我們現在的森林面積，不過佔宜林地的百分之一二十。我們有二千萬匹馬力的水電力，然而我們現在已經利用的不過儲藏的水力百分之一。我們有豐富的礦產，然而我們現在不但不能够儘量的開採，甚至連礦產的分布以及蘊藏的數量，現在還沒有完全調查清楚。上面所舉各點，係就全國概括的說明。自然在這十五個月抗戰當中，我失去了不少的土地、不少的財源，不能與戰前相比；但是我們要知道，現在所謂淪陷各省，并未完全淪陷，敵

人只能佔據一些城市和交通線，凡敵人兵力所不及的地方，人民仍然可以自由在政府領導之下，一致設立，以謀恢復。即以我們現存的各省而言，除江西浙江大部份仍在我手外，中部有湖南湖北，西南有兩廣、雲貴川康及福建，西北有陝西甘肅寧夏，只要我們對於現有的各省，荒地儘量的開墾，農作物盡量的改良，礦產儘量的開採，工商業儘量的扶助其發展，在計劃經濟之下，自可邁步前進。至於科學技術人才的培養補充員兵的訓練，人民的組織與民族意識的提高，在在需要政府與全國人士的共同努力。古人謂：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同努力。古人謂：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輔爲今日支持抗戰，挽救民族的不二法門。

(二) 力的節省 我國人民對於物力不能開發，但吾無限制的消耗，財力本不豐裕，偏好無止境的浪費；生產力不如人，而消費力則一天一天的提高。尤其是一部份不肖的官吏，墮落的智識份子，幾乎行必汽車，居必大廈，食必西餐，衣必舶來的材料，窮奢極慾，炫耀人間，恬不知恥，此風不除，將見國愈貧，民愈困，抗戰的力量愈減，而建國必無成功之望。總裁說：「我們國家要支持抗戰，必須實行極端節約。各種足以消耗財力的不必要的消費，各種可供輸出的原料品、製造品，都要盡量的節約。」國民多節省一分的耗費，前線就增加一分的力量。所以今後吾人除注意力的培養外，對於物力應該怎樣的慎重使用，對於財力應該怎樣的車除，都是當前的急務。蘇聯在建國開始的時候，厲行節約，有全國人民所當一致遵守的秘訣：「

(註)一開上七二一頁。
不相吾法亦然。國破之至吾土也，則悍然不服吾法，則事之殺，則有領事之殺，則其所殺制，於是乎；居，於是乎，租界之立，租界不止一國也，於是乎；有各國之領事，有各國之租界，雖然許與，日以益衆。夫國有五方異俗之民，吾治也，所特者，開有大體法以齊已而已。乃今吾一域之內，子者十國之律令，消行其中，如此，此不無至於亂者，未之有也。」

(註)「中國工大夫，談治平之路，數千百年來，未嘗研究商務，一旦兵敗國辱，外人定條約，持紙尾，督其署許，則諭諸之而已。不但不能駁，即駁之，亦不知所以駁也。所以稅制者，有賦有土之專權也。而我逃出之稅，欲有減，恐謂諸有約之國而後行。國之官事，督用禁制，古今有之，而未聞監榷操政，付之他國之吏者也。且古今各國皆用外人也！必有人奉本籍而從仕此，功賞過罰，可以加獎之，人之勞，方其策名而授之以政也，有恩詔之時，其易服之制，故雖異產，而其人則可用也。而今則執我之稅政利權，而其人則猶敵國之臣子也。則有王者之政柄，而受封爵於其本國，立誠約誓章，禁吾國之人之爲奴屬而人臣藩籬者，而所監之稅，又其本國者居付人自得。嗚呼，杜撰斯密氏所稱，自是史傳以來，人倫僅見之功者矣！」(註)

(註)六四二四。

但是，當恢復呼喊之日，中國真正民族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已受阻礙。上述國民的現象，自然是「半殖民地」所能有。半殖民地內民族資本主義，如木達列民族獨立的目的，欲謂嚴氏所指之統治，不可能，且無由而能之。因此，嚴復的一生，是段世而不名不稱焉。但是，我們對於恢復之「詳事例言」中的結語：「由自由貿易經自護政策，而復返於自由競爭，實

「自秦始首，二千歲於此，以天之道，處事，大過，通則難，難欲自安於然，無違於明，其勢不可。」太息。悔於其高祖父之所爲者；嗚呼，可不懼哉！」

料去換外國的生產機器。——聯人民對於力的節省是何如，不足為吾人的效法嗎？

(三)力的吸收 總理在實業計劃中，一則曰：「國家經營之事業，必待外資之吸收，外人之熟練而有組織才具者之僱傭，宏大計劃之建設，然後能舉。」再則曰：「吾之國際發展實業計劃，機路、概工業，成一極大公司，歸諸中國人民公有，徂徂得國際資本家為共同經濟利益之協助。」誠以中國欲發展實業，必需大量的資本與多數的技術人才。此大量之資本與多數的技術人才，在民族資本極貧乏，科學教育向落後的中國領域內，自然是供不應求，故不得不吸收外資與僱傭外人，至因抗戰軍興，我國必須接受外人軍火的接濟與軍事技術人員的協助，更不得論。惟吾人於此所應注意者：（一）須記着 總理告誠吾人「發展之懷、操之在我則興，我國必須接受外人軍火的接濟與軍事技術人員；（二）我們須知吸收外資與僱傭外人，係治標存，操之在人則亡」的道訓，切不可以主權讓給外人；（三）我們吸收外力發展實業，應根據民生主義的方法，我們不能忘記了民族生產資本的累積，本國科學技術人才的加強培養，與軍用品的自己製造；歐美今半之覆轍，嚴防「私人之壟斷，漸變成資本之專制也。」

(四)力的集中 力集，則效率大，力分散則效率小，物理現象如此，政治經濟現象亦然。中國民氣蕭條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云：「吾國人民，皆當認定此時所急，惟在抗戰，惟求抗戰之勝利，一切產業復興之計劃，皆當集中於此。蓋此次抗戰，爲國家民族存亡所繫，國家民族之利益，大於個

人之利益，必當以國家民族之利益為共同之目的，即使平日因其地位或其職業利害感情各有不同，然覆巢之下，斷無完卵，惟有共同之目的，而共同進，乃可以救國家、救民族，且即以自救。宣言中所云，雖專指產業復興之計劃而言，其實我們要求抗戰的勝利，建國的成功，除物力財力應集之外，對於人力更有集中的必要。因我國人口雖多，而漫無組織；聰明材智之士雖衆，而好各自謀。試看歷史上內戰頻仍，民族的分裂，外患迭至，何莫非人力不集中之故。是以力不集中，在政治方面，必呈分裂之象；在經濟方面，必呈無政府的狀態，在文化方面，黑白不分，是非顛倒；在社會方面，明爭暗鬥，層出不窮。宋人議論未定而金兵渡河，明室滅禍迭起而宗社覆滅，古昔已然，於今為烈。試看目前國際政治的趨勢，無論法西斯的德意，布爾希維克的蘇聯，以及講民主政治的英法美，之存亡，種之興滅，在此一舉，如果猶不覺悟，不集中全國的物力，財力，人力與之抗衡，怎樣能獲取抗戰的勝利？民族這樣得以生存下去？總裁於七月六日在國民參政會致開幕詞有云：「我們在這抗戰建國時期，萬事莫於加強團結，鞏固統一。」團結全國的精神，統一全國的意志，合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合四萬萬人之體為一體，集結整個國家全部的力量，來迅速完成抗戰建國的大業。」又完成抗戰，使命的神聖任務中間，沒有一個人可以不盡力，沒有一個人可以自外於國民的責任。最要堅的就是各盡最大可能的貢獻，使一點一滴的力量，

從各個部門，各種方司，都匯向一個總目標，合成一個頑大而堅實的力量，來摧毀一切的敵礙，克服一切的困難，造成抗戰的勝利。」總裁告戒我們：「爲不增養自己的力，不吸收外來的力，憑着慶祝會似的一誤或誤民兼以自誤？」不節省已有的力，發揮不能持久；不集中一切的力，力的發揮失其效率，力求力的發揮以前，先求力的培養，節省、吸收與集中。可是我們要知道：力的發揮，必有主義，有目的，不違正義，不違人道；否則是暴虐，是瘋狂，是野蠻的帝國主義者，雖能逞於一時，終必遭莫大的打擊。威廉二世的失敗，不就吾人深省嗎？今日中日的對比，固然暴日內力量上，武器方面比中國要強，但它不真正進步，違反人道，所以自開戰迄今，政治日壞勁縮，經濟蕭條崩潰，國內反戰運動，層出不窮，國際抵禦風潮，逐步擴大，儘管它現在仍然是強橫如故，不過在最後的掙扎罷了。反觀我國，在抗戰初期，勸員的軍隊，不過五六十萬，現在各戰場作戰的軍隊，至步有百萬以上，甘陵方待命和受訓的，更不顧此，這是人力方面的優勢。至於武器，無論質量和數量，比敵一年以前，均有倍蓰的增加，這是共見共聞的事實。此外無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今日中國的力量比較一年以前，其進步不過是深入，我們抗戰越は堅決，他的損失越是真真不可以道里計。就是敵人到了現在也不得不公開承認我們抗戰的力量，而有所謂「對華要有新認識」。我愈打愈強，敵愈打愈弱。」這話完全是对的。所以我們除致力於力的培養、節省、吸收和集中外，還要發揮我們的力量，「我們要維護國家頂上主權的完整，要打擊到敵國放棄侵略，要使世界根本改正其侵略中國的傳統政策，重現東亞和平。」